



火花

■孙佳欣

50年后，刘法玉如愿寻到“队伍”。烈士陵园依山而建，座座墓碑沿坡起伏，排列如兵阵。那些久远的往事呼啸而来：战场硝烟弥漫，敌机俯冲扫射，丈夫胸前溅出血花；监牢昏暗无光，她紧咬牙关誓死不屈；重获自由后，她苦苦追寻却再也找不到队伍……面对墓碑，老人用力挺着脊背，声音朗朗——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。山风飒飒，拂过座座碑石，亦拂过老人银白的发丝。

长征

第 6306 期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生死别离50载，刘法玉终于寻到了丈夫的坟茔。与丈夫久别“重逢”的那一刻，她发现在相邻的烈士墓碑上，竟然刻着自己的名字。

—

“哒哒哒……”“轰隆隆……”机枪和火炮的喧嚣响彻夜空。

1934年11月27日，苍穹如墨，山后的救护站篝火摇曳。夜战湘江渡口的红军伤员一拨接一拨地撤下来，卫生员刘法玉正忙碌着为他们救治。这时，一支增援部队从旁边飞奔而过，战友钟三秀惊呼一声：“噢——来发兄弟！”

听到钟三秀的声音，赖来发回头便看见了妻子，连忙闪出队伍。刘法玉怜惜地抚摸丈夫的脸庞，惊喜地问道：“你怎么也加入了红军？”

刘法玉1913年生于江西兴国澄江村。1932年春，刘法玉担任妇救会主任，带领姐妹们做军鞋、筹军粮，于1933年底加入红军。新婚丈夫赖来发起初不同意，说当兵打仗是男人的事，你走了叫我咋办？刘法玉笑着回道：红军队伍里两口子多了去了，你胆小就在家待着，等胜利了我来接你！

没想到时隔不到一年，赖来发竟也加入了红军。战场相逢，赖来发自豪地说：你走后没几天我就参加了红军，七尺男儿可不能落在媳妇后面！

刘法玉脸上绽开笑容，她推了丈夫一把，“快赶队伍去，正打仗呢！”赖来发恋恋不舍地看了媳妇一眼，才一溜小跑回到了队伍中。

分开的那一刻，飒飒山风把刘法玉的声音传进了赖来发的耳畔，在苍莽绵软的土地上回响——“打仗勇敢点，要做个英雄啊！”

刘法玉就是个巾帼英雄。1933年底，刚入党的刘法玉被调到红军福建医院，担任护理班长。院里一位军医擅长草药，刘法玉也随他记下了不少方子。之后，刘法玉领着女战士们采挖药草、碾制药膏、制作药丸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。

1934年10月中旬，刘法玉被调回红3军团并随部队连夜开拔。之后几场战



英雄

■李熙建

斗异常惨烈，又正值隆冬，药草难寻。看着伤员痛苦的样子，刘法玉心急如焚，突然想起军医说过，石灰可以消炎，便赶紧到老屋刮下一包石灰。可面对伤员，她又犹豫了，该用多大剂量、会有什么风险，她通通不知。最后，刘法玉咬咬牙，拿起短刀就要割破自己的手臂，却被一个发着高烧的伤员制止了。得知她要做什么，年轻战士抓起石灰就撒在自己的伤口上，烧灼的疼痛让他手臂痉挛。好在两小时后，伤员退了烧，守在一旁的刘法玉擦去额上的汗，总算是松了口气。

从此，刘法玉身边多出了一个药匠子。在漫漫长征路上，这只药匠跟随刘法玉跋山涉水。

二

湘江战役后，红军西进。战斗间隙，刘法玉惦记着赖来发，她盼着丈夫能平安归来。然而她不知道，那次前线的短暂交汇，竟是他们生命中最后一次见面。

1935年4月中旬，红3军团挺进贵州。一日黄昏，担任前锋的红14团遭到敌人伏击。危急时刻，前锋后卫，拼死阻击敌军，掩护主力部队迂回转移。

救护站设在一块稻田里，刘法玉爬上堆垛址下稻秆，铺成柔软的草垫。突然，一架敌机俯冲扫射，刘法玉看见山岭上几个战士正背着伤员飞奔而来，子弹打在他们身上，溅出一丛猩红的花。“啊，来发！”刘法玉惊呼着滚下堆垛——她看得清楚，中弹的战士中，头一个就是赖来发，他胸前鲜血喷涌，当时奔上还驮着负伤昏迷的营长。刘法玉飞奔过去，为已没了气息的丈夫轻轻擦去脸上的鲜血和泥土，然后替他抻平皱巴巴的军衣，为他合上双目。敌机再次俯冲扫射，周遭地动山摇。尽管心如刀绞，刘法玉强忍着痛，将营长费力运回稻田——伤员们还等待着救护，她的战斗仍在继续！

1935年5月初，中央红军抵达川西南，连日奔波作战的部队终于得到短暂的休整。这期间，几支救护队整合组成了野战医院。傍晚，刘法玉发现一个伤员伤口溃烂，整条腿变成了黑褐色——这是因药物匮乏感染加剧的表现，刘法玉禁不住落下泪来。正在这时，指导员来找她，说团长有新任务。

到了团部，团长大手一挥：你们立即去趟武汉，那里的地下党组织秘密筹措了一批药品，你们去找曹医生联络取药，务必速去速回！

翌日清晨，刘法玉扮作回娘家的新媳妇，钟三秀扮作贴身丫鬟，两人搭乘木船顺江而下。沿途敌军哨卡重重，遇到盘查她们就塞上几块银圆蒙混过关，10多天昼夜兼程终于抵达了武汉。她们趁夜进城，找到了在刘家庙医院当院长的曹医生。

孰料，就在取到药品走出巷口的那一刻，一支敌军巡逻队突然从街角冒出，截住他们强行盘查。情况危急，曹医生当即掏枪击毙打头的敌军。

枪声骤然打破宁静。满载着荷枪实弹军警的吉普车飞驰而至，刘法玉与钟三秀被押上车时，身后一阵杂乱枪声响起——曹医生牺牲了。

三

刘法玉二人被关进监牢后，受尽严刑拷打，但她们咬紧牙关，只说是受江湖贩子指使来取药的，并不知道取的是啥。半年后，敌人失去耐心，决定对她们这一批“犯人”下毒手。好在地下党内线及时递出情报，红军游击队在通往刑场的山坳口伏击营救。

枪声响起的一瞬间，刘法玉与钟三秀两人纵身一跃跳下了疾驶的卡车。可就在滚下陡坡时，刘法玉头部磕在一块石头上，当场昏厥。当她从剧痛中醒来时，山坳口已是一片寂静，敌人仓皇逃窜，游击队也不见了踪影。

山间荆棘密布，刘法玉咬牙起身，连唤了几声“三秀”，可四野唯有山风低鸣，不闻战友回音。她挣扎着挪上公路举目张望，入目一片静寂。傍晚时分，一个砍柴的山民把饥寒交迫的刘法玉带下了山。

养伤的日子里，刘法玉日夜牵挂着队伍，有山民打听到红军在川鄂交界一带出现过，便过来告诉她。刘法玉第二天就拄着棍子向南出发。可当她昼夜兼程赶到川西冕宁时，却得知红军早已离开。

此后数年间，刘法玉去过四川、湖北、青海等地，她给财主家当过“麦客”、进纱厂当过女工……尽管困难重重，但她寻找队伍的信念始终不灭。1945年秋，流落到湖北老河口的刘法玉患了伤寒，幸亏得到一位木匠的帮助才死里逃生。

身体刚复原，刘法玉得知红军到过木匠老家，翌日就与木匠赶往河南镇平县黑龙寨。然而，她要寻找的队伍已经开拔东进。彼时，豫西地区一片风声鹤唳，刘法玉只得借木匠妻子的身份暂时隐蔽下来。

1935年到1946年，整整11年，刘法玉九死一生，苦苦追寻队伍却始终无

果。红军经历历史变迁，已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，可刘法玉对此一无所知，仍在痴痴地找寻着她的红军队伍。

四

时光荏苒，转眼到了1985年。

初秋的夜晚，黑龙江碾谷场上正在放映电影《大渡河》。旷野寂静，稻花飘香，电影里激战的枪声在山峦间回荡。蓦地，一阵啜泣声传来，乡亲们愕然望去，是刘法玉。

回家路上，经过一座小山岗，刘法玉突然停步，儿子张丙显问，咋啦？她没有回应，只是将目光投向苍穹，那片漆黑的夜空中，千万繁星正眨着眼睛。

银幕上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的场景，唤醒了刘法玉尘封的记忆。此刻驻足凝望，她仿佛又看见了那些牺牲的战友。她坚信英雄不死，战士们正在天上遥望着她。

那天夜晚，刘法玉一五一十地向儿子诉说了苦寻队伍11年的悲苦艰辛，儿子禁不住抱紧母亲落下泪来。

数天后，刘法玉由儿子陪同回到江西省兴国县。民政局同志听闻老人的经历，迅速查到赖来发烈士的信息，并陪同老人前往烈士陵园。

走进依山而筑的烈士陵园，烈士墓群或环山逶迤，或沿坡起伏。老人看着长长的墓碑，喃喃说着：“当年红军长征就是这个阵势，我终于寻到咱们的队伍啦！”

走到赖来发的墓碑前，刘法玉一下扑倒在墓台上，淤积心中数十年的思念喷涌而出——“来发呀，我来看你了，50年了啊……”突然，儿子惊呼一声：“妈，这块碑上怎么有你的名字？”大家这才发现，紧邻着赖来发墓家的烈士墓碑上，镌刻着“刘法玉烈士之墓”的碑文。

时光回溯到50年前的那个晌午，刘法玉与钟三秀失散后，两人抱着同样的信念苦苦寻找队伍。1956年，钟三秀返回家乡，刘法玉却一直杳无音信，有关部门推测，她可能已经牺牲了。在烈士陵园迁移中，他们特意将赖来发夫妻墓家并排而立，以表达对烈士伉俪的崇敬。

当听到民政局同志说，要帮她审核落实政策时，稍显佝偻的老人突然挺直了腰杆：“我不要国家给待遇，党从来没有忘记过我，还把我刻在这里，这是我这辈子的光荣！”

那一刻阳光洒落，银发飘飘的老人手指着烈士墓群，“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！”她眼神明亮，一如当年长征路上的飒爽英姿。

小铁锤

■张中杰

在回去的路上，母亲望着窗外不断后退的风景，想到了小时候在村里看铁匠打铁的场景。

那是在她7岁时，老家的东邻住了一个虎背熊腰的壮年铁匠。孩子们对打铁充满好奇，总是要去围观。胆小的她捂着耳朵躲在一边，只见壮汉左手拉着呼呼作响的风箱，右手握着一把铁钎不断往蹿起的火苗上送煤块，等里面红彤彤的杂铁块几乎烧成流质时，再飞快地用铁钎将铁块夹出来，然后右手变戏法似的举起一把铁锤。铿锵铿锵，火钳左旋右转，铁锤上下翻飞，四周火花飞溅。有时他的精壮儿子会在旁抡起大磅锤，与他父亲的小铁锤宛如“黄金搭档”，那声响仿佛是雷声隆隆，伴着闷闷的闪电，让当时的母亲既惊惧又向往。

铁砧板上躺着黑乎乎的铁块，那铁块忍受着大小锤的锤打，直到几次被丢进铁盆中发出“磁啦”的声响后，就神奇地变成一把锋利的割麦镰刀、一柄锃光瓦亮的锄头，或是一把精巧的火钳。连最小的铁块，也会变成戴着小盖帽的寸把长的铁钉。

她那时总是想，杂铁在被敲打时身上疼不疼。邻家壮汉看她对打铁很是好奇，在歇业前为她打了一柄小巧玲珑的锤子。一斤多重，一拃多长，她那时握起来稍微有点吃力。学习疲倦时，她喜欢用小锤砸小石子，咚咚响亮，锤面闪光。

后来，她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县城重点高中，之后又考入大学。直到有了工作，结婚成家。结婚那天，母亲把小铁锤悄悄装进梳妆台的小抽屉里。

回到家，母亲细心地找来一个小盒子，把小铁锤装了进去，准备邮寄给儿子。她又在一旁边附了一首清代诗人郑燮的诗：“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”

1个月后，儿子回信了。他的字比当兵前写得漂亮多了，字字排列整齐，力透纸背。信中也附了一首诗：“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。粉骨碎身浑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”诗后，还印着一个熟悉的小锤印。母亲抚摸着那封信，心里长出了一口气，拧紧的眉毛也舒展开来。

眨眼间，儿子已在军营磨炼了3年。春节前，他回家探亲。见到高瘦结实、眼神坚毅的儿子，母亲激动得热泪盈眶。儿子告诉母亲，这些年，他利用当炊事兵的业余时间，拼命看书学习，准备报考军校。由于表现突出，他入了党；还因一次见义勇为立了功……

看着面前的儿子，母亲耳边仿佛又响起了打铁的节奏，她摸着儿子的脸，含着泪花笑了。



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1934年11月，一个风雪交加的冬日，在豫西南独树镇外的黄土岗上，北上的红25军与数倍于己的敌人经过一场殊死恶战后，进入伏牛山战略转移。

那天，被东乡张大户家请去给老娘看病的陈郎中，在回来的路上听说了黄土岗上发生的战事。但因家里开着药铺，他不便在外停留，只好硬着头皮往家赶。还没走到黄土岗前，尚未散尽的硝烟味已充斥鼻腔，他不由停下脚步。直到傍晚，他才沿着土岗边的小路朝家奔去。

忽然，他听到岗坡杂草中传来轻微的呻吟，只觉得头皮一紧，赶紧解开缠在腰间的铁鞭握在手里。寻声望去，他发现不远处的一棵松树下，有一个衣衫褴褛的红军小战士正抱着枪斜躺在那里。迟疑片刻，陈郎中疾步走了过去。他抱起那名小战士，边摇晃边轻声喊道：“孩子，醒醒，醒醒啊！”那可小战士没有半点反应。陈郎中将小战士浑身检查了一遍，发现他的头部和胳膊都负了伤，鲜血已染红了他单薄的衣裳。发现小战士还有微弱的气息，陈郎中随即打开药箱，简单为他做了包扎。刚想把他背起来，陈郎中却犹豫了。

大战刚过，那些“白狗子”肯定还没走远。镇上的保安团、乡公所整天把镇子闹得鸡犬不宁，若这时候把一个红军战士弄回家去，无疑会引火烧身……可是医者仁心，这毕竟是一条性命啊，况且红军又是咱穷人的队伍，绝不能见死不救！看着昏迷不醒的小战士，他咬了咬牙，迅速背起小战士，沿着荒坡朝家中奔去……

到家后，他一边为小战士清洗伤口，一边让老伴熬姜汤给他驱寒。夫妇俩守了两天两夜，小战士终于醒了过来。为防万一，陈郎中夫妇将后院的仓库腾出了半间，让小战士住在里面，并将通往后院的便门加了锁。每次都等



遥盼

■薛海政

到药房无病人时，他们才装成到仓库取药，将饭放到药篓里送进去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后，小战士的伤口痊愈了，身子骨也结实了许多。

从小战士口中得知，他也姓陈，名叫陈二伢，家住大别山区，父母早亡，已无亲人。经过多日的相处，陈郎中夫妇对这个年纪不大的孩子很是喜爱，得知他无父无母，小小年纪就跟着红军队伍，心中更是怜惜。正巧他们二人没有子嗣，便生出让小战士做儿子的念头。陈二伢感念陈郎中夫妇的恩情，却又铁了心要去追赶队伍，便与他们相约，等胜利了再回来尽孝。

为让二伢子顺利赶上部队，陈郎中利用几个晚上教他识别中药，并让他装扮成进山的收药人。临别的那天夜晚，陈二伢跪倒在陈郎中夫妇身前，磕了几个头：“爹娘，你们放心，等将来我们胜利了，二伢子一定回来报答你们的恩情！”

从那时起，陈郎中夫妇就一直盼着红军胜利，盼着二伢子归来。

那年8月，日本鬼子投降了。陈郎中夫妇将挂在梁头上的腊肉取下来洗净了，将腌了半年多的咸鸡蛋开封了。鬼子被打回了老家，二伢子也该回来

了。他们早也盼，晚也盼，可盼来盼去，却传来了又起内战的消息。

又过了3年，终于盼到伏牛山区彻底解放，老两口欢天喜地。听说镇南的公路上过着解放军的队伍，陈郎中便到路边去寻儿子。见到南下行的解放军，老人就问：“认不认识俺家二伢？”他叫陈二伢，高高的个头，黑黝黝的脸。“匆匆南下的解放军官兵望着老人，或是默默摇摇头，或是无声摆手。

“二伢肯定在队伍里忙……”往后的日子里，只要有空闲了，两位老人便相互搀扶着，站在镇外的金刚台上，朝着北方远望——他们记得，二伢子走的那天晚上，就是在这里上路追队伍的。

就这样盼啊盼，眼盼着东边日出西边落，眼盼着映山红花开又谢，直盼到两位老人老眼昏花、身形佝偻，仍没见到二伢子的影子……

若干年后，每当人们提起这段往事，那些老邻居们说，两位老人相继过世那会儿，嘴里还在念叨着二伢子的名字……那场面，就是石头人见了也会落泪。

人们猜想，或许二伢子早在某次战斗中牺牲了。